

美 42 所大学法轮功学员致函国务卿 要求公开中共活摘罪行

【明慧网】前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九月二十八日被宣布双开，并移交司法，薄熙来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的指控正逐步浮出水面，美国四十二所大学的法轮功学员近日发表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的公开信，公开呼吁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已获得的所有关于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的信息，包括王立军向美国领事馆提供的全部证据；禁止直接或间接参与酷刑迫害的人员入境美国。

公开信称，今年五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各国人权报告首次明确提到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触目惊心的相关报导正在引发全球震惊。人们意识到法轮功是中国良心犯中数量最大，遭受迫害最惨烈的群体，当中共发现这个团体无惧于它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

信中称，早在一九九九年中共政法委就下达了“打死法轮功学员算白死”的政策，由于法律上不追究，虐杀法轮功学员并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器官市场巨大利润诱惑下，政府医院、军队医院、执法机构、器官黑道中介联手形成了庞大的活摘器官的生意链。王立军在辽宁锦州公安局所主持的数千次器官移植证实了这一罕见的罪恶。

根据媒体和人权机构的报告，谷开来、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



《活摘器官的罪恶》，董锡强，油画，54×54 英寸，2007 年。

等都深深卷入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信中称，目前在中国还有几十万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抓捕关押，遭受着灭绝人性的数十种酷刑虐待，他们随时都面临着被活摘器官的可能，他们的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中。中共当局严密封锁互联网惧怕人民知道真相，惧怕因此罪行遭受最严厉的审判和清算。在中共巨大财富的光环下，魔鬼般的交易所造成的人间惨剧每天都在发生，法轮功才是当今中国问题的核心。

公开信呼吁，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已获得的所有关于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的信息，包括王立军向美国领事馆提供的全部证

据。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事实的真相。

公开信还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共领导人严格遵守自己签署的公约，并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恢复他们在国际人权公约及中国法律上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赔偿法轮功学员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失，立刻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继续发生，法办所有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公开信最后，希望美国政府能立刻禁止直接或间接参与酷刑迫害的人员进入美国境内。

（公开信具体内容详见明慧网 www.minghui.org）◇



爱沙尼亚人欢迎东方修炼文化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三至十四日，为期两天的精神健康展览会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展会吸引了波罗的海邻国近四十个大小团体参展。芬兰法轮大法学会与拉脱维亚法轮大法学会应邀联合参展。爱沙尼亚民众深深被中华古老修炼方法吸引，仅在展会第一天，《转法轮》书籍和法轮功教功录像光盘就被抢购一空。◇

左图：塔林精神健康展览会上，人们踊跃学炼法轮功

我二十岁时就开始参加工作，不断地接触物欲横流的社会，由天真烂漫变得尖滑；在家里也傲气凌人、霸道横行。结婚后，我对婆婆不料理家、成天玩牌看不惯。公公养车赔了八万多元，债务全落在我和丈夫的身上。在家庭里我成天觉得委屈，和丈夫吵架，对公婆没有好脸色。

有一回，公公请人看坟宅。我一听就说：“看什么看，看能看好啊？能看好，咋还拉八万多元债给我们？”公公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还是不依不饶的。另一回，我正自己在家，门开了，回头一看是婆婆，我气就上来了，大声叱责道：“出去！”婆婆身体微微抖动了一会儿说：“我，我给你送苹果来了。”“不要，出去！”婆婆蔫蔫地走了。气是出了，可心并不舒服啊！总觉得人活着怎么没个顺心的时候，心里就象有石块压着，天天阴沉着脸过日子。

二零零二年的一天，我看到了一份法轮功真相传单，上面有几句话写得很有道理：“当年，耶稣下世度人，谁认为他是神？释迦牟尼下世度人，谁认为他是佛？现在，法轮大法在人间弘传，遭到中共迫害，凡人能明辨是非……”我心里有些豁然开朗，也

真善忍让我道德回升



许，这是活佛来人间又一次传法度人？就在那时，我渴望着能够接触早就听说过的法轮大法。

零三年大年初一，我妈闲聊时对我说：“这家庭琐碎事也太苦了，听说学炼法轮功心就能静下来。”说完非要我领她找炼法轮功的人。正月初五，我们找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请回了《转法轮》和教功光盘。一到家，我如饥似渴地读，四天看完一遍《转法轮》，这真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我下决心按真善忍做个好人！

修炼法轮功后，我处处事事为他人考虑，尽力做到与人为善。对公公欠下的外债，我没有一点怨了。通过

修炼，我知道了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欠债就要还，从修炼的角度看，也许是我们上辈子欠公公的，这一世，我们必须替公公还债。

我对公婆和气了。有一回我在烙饼，婆婆说：“看你烙的饼，没个吃！”我听了心里就象刀割地痛！刚要发火，马上就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于是我对婆婆乐呵呵地说：

“不好吃咱就不吃，您愿吃啥，咱就做啥。”一次丈夫喝了酒，为钱和公公吵了起来。我对丈夫说：“可不能对老人顶嘴，对老人不孝要遭报应的。”公公听了我说的话，说我自打学了法轮大法，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修炼前我和二大姑姐也吵过架。现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有时我就主动帮她去铲地，她离婚了也挺难的。一次铲完地，我就提前回家，到市场买了排骨，做完饭，就让她到我家吃饭。要是以前，是没有人能在我家吃上一顿饭的。

如今我孝敬公婆，和丈夫也不吵架了，家庭和睦了，活着也舒服了。我从心里感谢法轮大法！我要对还不明白真相的人说：是真善忍让我道德回升。法轮大法好！◇

听进肺腑言 肺癌患者救己一命

【山东诸城来稿】二零一二年六月底，山东诸城舜王开发区的老赵感觉头晕恶心，浑身发热，以为是感冒，在私人诊所打了几天针，没见好，反而加重；又去了开发区医院，继续打针，病情继续加重：气喘、咳嗽、胸口疼痛憋闷，浑身无力，吃饭难以下咽。医生看了拍的片子，当时就说“没治了”，建议他去中医院检查。

老赵去中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气管、两肺都是癌细胞。家人懵了，太残酷了。老赵看到同病房的病人因打化疗针而恶心呕吐、浑身难受、情绪低落的情景，不想再治了，花钱受罪还没什么疗效，他想回家捱日子。

有一位大法弟子给老赵和他的家人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相信大法可以救命。老赵不以为然：法轮大法能治病就不用医院了，那么多患者

都念“法轮大法好”得了。但老赵的家人听懂了真相，明白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无边”，那么传佛法的师父自然也会法力无边。于是家人很虔诚地开始念“法轮大法好”，求大法师父救命。

家人同时也劝导老赵：你对法轮功不好的认识是从电视里看的，电视里能有真话吗？这么多年还这么多人学，就说明这个功好。共产党那么凶也没能治了法轮功，说明法轮功有超常本事。再说人家有念“法轮大法好”好病的，你也一定会好，最起码先试一试，真好假好我们自己就知道了。

在家人的劝说下，老赵拗不过病痛折磨，开始念“法轮大法好”了。真奇了，就在他念“法轮大法好”的第二天，他开始有胃口吃东西了，中午吃了半块馒头、半盘炒青豆苗，晚



上吃了几个水饺；喘气也顺了，胸口不再憋闷。接下来饭量恢复如前，一次能吃两个馒头，身体恢复了力气。

老赵增添了念“法轮大法好”的信心。陀螺刀治疗一个疗程后，回家呆了一周又回医院打化疗针一周。打化疗针的人都会出现强烈的副作用反应，可老赵能吃能睡，没掉头发，精力充沛。八月十二日，老赵要求出院。医生对他说：“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老赵及家人心里明白，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力，是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的结果。◇

河北保定李顺利被迫流离失所八年

【明慧网】河北保定市江城乡法轮功学员李顺利，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多次遭绑架，几次被迫流离失所，累计长达八年。以下是李顺利自述遭迫害经历。

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村书记刘桂堂指使村会计刘殿草，带领乡政法委书记王丹，一行四人开三辆车去保定大世界，绑架正在做生意的我，他们把我绑架回派出所，前江城乡党委书记钱喜元连、临时工黄涛手拿《转法轮》照我脸就打过来说：你还在炼这个。接着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十来个人围上来，把我打了个一脸黑，派出所打手李纪用小木棍打手。傍晚他们把我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我十五天，逼我放弃修炼。当时腊月天气，路上全是水，到十三天他们去拘留所问我还炼不炼，要炼就再加十五天，不炼就回家。从那以后他们天天到我家看我在不在家，一天见一次面，不见人不行，怕我去北京。

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六上午，我去北京证实法，被恶警强行推上中巴车拉到前门分局，被关押在用钢筋封的一个小屋里，不让大小便。警察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不说，傍晚就用警车把我们拉到郊外分到各派出所，我和另一同修分到北京顺义区南采派出所。还问地址，我不说，两个警察、两个临时工把我扒光，光着脚推到外面，后又把我拉回，给我头上戴了个头盔，不让睡觉，拿小棍打脑袋，用电棍电脚面，电腰。第二天傍晚，他们把我推到外面，双手背铐在外面的铁柱子上，在我脖子后面、腰上两边各放一块冰块，把我衣服拉锁拉开，

用塑料桶给我脖子里灌了两桶冷水，上身、毛衣都冻上了，我把嘴咬出血。过了一会儿，又把我带到屋里，用电棍电。当时冻的我全身哆嗦，一恶警三次用脚踩到手铐上，第三天又换两恶警，一恶警说要不是信仰你不说我打死你，下午用一辆吉普车把我和另一个同修送顺义看守所迫害。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再一次进京证实法，刚到家，我母亲说派出所和乡政府来好几回了，我想：走不走，上哪去？我就给乡长刘艳宾打了电话，说我在家里，结果派出所黄涛和乡政法书记张爱臣等三人开吉普车来我家，黄涛说到乡里去一下，我没吱声，他们就把我抻走了。车刚到乡政府派出所一个院门口，我看到几十人在门口等着，一看车来了就围上来，把我从车上拽下来，几十人一下把我的脑袋打开花了，脸打成了黑紫，然后我就被上老虎凳，人被背铐双手，铐下入砖，人一下就晕过去了。黄涛用一米来长大铁锹棍在我左脚踝骨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下，我的左腿肿的老粗，他们说怎么他们这人这么经打，然后把我铐到柱子上。后来在乡政府会议室大厅，十几个人又把我打昏，然后把我铐在铁管子上，我躺在水泥地上躺了一宿，穿着背心有两个人看着我。第二天下午，警察把我和冯继英、展金燕（后被打死）劫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被关押十六天后，他们又把我劫持到大马坊东尹庄小学校的洗脑班，在洗脑班，每天逼走操，逼看诽谤大法的书，邪悟者做“帮教”，不转化就打。

二零零四年腊月二十三下午，回家送年货，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被从屋里连推带搽带到外面，腰带被扯断，裤腿被撕开，被拉到派出所进行迫害。（节选）◇

八十三岁老汉闯过生死关

【明慧网】我今年八十三岁，是河北省保定市蠡县某乡镇的农民，上过四年小学，老伴是文盲。她长年以来患多种病，吃了不少药，病也不见好。因整天带病干活，成天愁眉苦脸、哭天抹泪，没有过过痛快日子。一九九六年乡亲们告诉她：炼法轮功，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很多人的病都好了。从此她去了炼功点。

一年下来老伴对我说：我好了，没有病了。真的是师父给我调的，一天一天的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好了。其实我早就看到了是师父用慈悲的神功救了她，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就主动和老伴一同炼功学法。在这之前，我虽然小毛病时来时去的，但没什么大病。我学法的目地是跟师父修炼。

二零零八年早春的一天晚上，刚躺下睡了，感觉有点凉就醒了，开灯一看是血，已湿透了被子头，枕头也湿了一片。被子上还有血块。清理完后，睡不了一会又开始流，原来是鼻子流血了。老伴拿来一些草灰铺在地上，不一会又开始流，每次流的都有半碗多，总共五次。到六点了，发了正念，吃了点饭就再也不流了。在这过



程中，我和老伴没有害怕，老伴还说：流了那么多的血，脸色更好了。我自己也觉得身体更轻松有力了。我们明白，是师父慈悲呵护着弟子平安的过了这一关。

二零一零年秋天的一个中午，觉得头有点痛，可是这痛劲一会比一会厉害，好象这脑袋要被炸开一样。一下一下的一会也不间断，好不容易挨到天黑还是痛。晚上不能睡觉，头不能挨任何东西，就这样一个晚上过去了，一会儿也没睡，我心里难受到极点。老天哪，叫我睡一会行吗？真的叫我死吗？这时，我无意抬头看到了师父的法像，一下想起了师父。

从那以后，疼痛变了方式了，在持续的疼痛中有那么一两分钟不痛，我就抓紧这一两分钟立马睡觉，还能睡着，直到痛醒。这样，痛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了，能睡觉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了。就这样又持续了三天，以后就彻底不痛了。

谢谢师父又一次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对师父的恩永世不忘。◇

政治是什么玩意儿？

我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把我寄养在姨家，姨家小孩子多，生活很困难，七、八岁时父亲又把我接回来了，随他过着流浪的生活。十八岁时父亲收了三十五元钱，就把我嫁给了地质勘探队的一个队员——我现在的丈夫。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漂泊不定的生活。

从小到大长期恶劣的生活环境，把我的身体摧残得满身是病，文革期间丈夫不愿参加单位的“斗批改”，没有工作，每日在家闲闷难熬。共产党打着打击坏分子的旗号，为了完成指标凑数字，硬是把我十二岁的小儿子抓进监狱，工厂又开不出工资，我拖着病体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去上班，得了肝炎都不能休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我常常在内心深处呼喊：“老天爷啊，我为什么这么苦啊。”黑夜里做梦，我流出的都是沧桑的泪，苦不堪言，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已退休，早晨有晨练的习惯。这天下着小雨，我看见有一些人坐在地上，奇怪的是他们那片地上不下雨，地是干的，他们一个个盘着腿、闭着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边还有悠扬的音乐。于是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坐下，就这样我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神奇的是，四天后我身上的所有病状不翼而飞。

很快我得到了《转法轮》，一看见这本书我就抱在怀里哭：“我得了天书了！这是用多少命都换不来的啊！”修炼后，我轻松无比，走路生风，老像要飘起来，到体育馆、公园等处集体炼功，我步行和别人坐车的速度一样。我的思想境界也很快地提高上来了，人们都说我变了个人。

正当我在大法中修炼、身心健康得到迅速升华的时候，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我毫不犹豫地跑去北京上访，多次被抓。记得一次当地派出所所长问



图片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蓄谋已久，在中共多次诽谤、干扰炼功，甚至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下，众多法轮功学员淳朴地、发自内心地希望国家了解法轮功强健身心有百益的事实，去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平和上访。这就是“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四二五”大上访。这不是搞政治，是依据国家宪法的正当申诉。

我：“你还炼不炼？”我说：“炼！”他连问三遍，我连答三个“炼！”把所长气得直蹦高：“你这个老太太，你就不会说一句谎话，你就不会说不炼？”我说：“我要为我们师父说句真话！”就这样我被派出所送到了看守所。警察头头一看我：“又是你这个老太太。”他气急败坏地当着众多犯人抽我耳光。打完后他自己都不忍心了，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也和他们（年轻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去搞政治？”我说：“是，我们师父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我也要搞正直。”气得他哭笑不得，说：“是政治不是正直。”我说：“听不懂，政治是什么玩意儿？”警察气得直跺脚，后来把我放了。（文/寒梅）◇



明代人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先王枢》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西域有个姓胡的商人，手持珠宝出售。他有一种名叫“瓏”的宝玉，颜色纯红，好像红色的樱桃，长一寸，价值超过数十万。

龙门子问道：“瓏能抵挡饥饿吗？”对方答道：“不能。”

“瓏可治好疾病吗？”答道：“不能。”

“瓏能驱逐瘟疫吗？”答道：“不能。”

历史故事：

“瓏”和“良心”谁最珍贵？

“能教人孝顺父母、顺和兄长吗？”回答：“不能。”

龙门子又问：“既然如此无用，而它的价钱超过数十万，这究竟为什么呢？”

对方答道：“因为它产在艰险僻远的地方，获得它万分艰难，所以才价值连城。”

龙门子笑笑走开了，他告诉弟子郑渊说：“古人有这种说法：‘黄金虽然是贵重宝物，活人吞服了就要死去；金粉进入眼睛，眼睛就会瞎了。’宝物对于我身，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已经很久了！我身上，有最可珍贵的

宝物，它的价值，还不止数十万呢。这宝物，水不能沾湿淹没它；火不能烧化它；风不能吹走它；太阳不能烤灼它。它的名字，就叫良心！用好了良心，就天下安定；守住了良心，就自身平安。所以，良心才是无价之宝。

“但是，有人竟然不知道日夜去守护它，而把获得地位、钱财、美女、珠宝看成是唯一重要的事，拼命地去追求。这难道不是舍近而求远、舍贵而求贱吗？”

“噫！有些人的良心，已经泯灭了，有些人的良心，已经泯灭了啊！”◇